左氏條貫

左氏條貫卷三

長洲曹　湛德培編次　門人張（兼念燮　典懷翀）參訂

魯

襄公、（襄公二年）夏齊姜薨、（成公婦）初穆姜（成公母）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雅琴也。）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以鐘鼓奏九夏）

肆夏之三、（肆夏樊遏渠）不拜、工歌文王之三、（文大明緜）又不拜、歌鹿鳴之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忠信之人）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親親之義）爲詢。咨禮爲度。咨事（政事）爲諏。咨難（患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定

姒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襄公也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掠取之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止也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以麻合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幼弱朱儒、紇短小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阼階西向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公七年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公八年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春公朝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襄公九年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在成十六年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

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襄公十一年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于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出、季氏專政、改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詛以固其盟）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入季氏）無征、（無公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不如是、三家不舍故而改）

作也此盟訓之本言　襄公十五年　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而不敢聞

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也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鉏）長而愛悼子、（紇也）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欲立紇）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禮畢）而召公鉏、（彌）使與之齒、（在悼子下）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
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
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
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
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騶豐
點好羯孟莊子之庶子孝伯也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
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
公鉏公鉏共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羯之兄固其所也若羯立

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
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
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
孟孫之惡子也而哭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使

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爲宣叔嗣）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宣叔）敢

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防邑之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將爲臧紇田、（與之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

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劉累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

二十有四年大饑

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穀梁子曰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歲星在星紀

斗牛之次而淫過度于玄枵虛危之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秏名也土虛而民秏不饑何爲襄公三十一年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在昭十三年晉執季孫意如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襄公妾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哀毀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

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昭公元年）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僇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僇之）樂桓子（樂王鮒）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僇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

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昭公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十二月而藏冰西陸三月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之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三四月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風和而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

之道也。　初穆子去叔孫氏、避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國姜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僑如穆子之兄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僑如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于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爲卿、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齊大夫子明）知叔孫于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鐘、（爲孟鑄鐘）曰、爾未際、（未與諸大夫相接）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不告叔孫）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而怪之）牛曰、孟有北婦人（國姜）之客、（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

為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使殺牛）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寫器令空）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豹庶子叔孫婼）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叔仲帶）與南遺（皆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車名）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

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謂叔孫以媚季孫

昭公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自以叔孫爲單名毁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

弟、（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歸子弟之半于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告叔孫之柩）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即叔仲帶）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不以壽終為鮮）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仲壬）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

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庫之庭、攻仲壬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穆子父得臣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

以餧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公如晉自郊勞至

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司馬侯）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

昭公七年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傳子）

家臣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時僖子從公如楚）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于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使長鬣（鬣也）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

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九月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
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

八年秋蒐于紅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穀梁子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軼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

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季孫意如）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鄰女）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

子、使字敬叔　單子(單成公)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位次)、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子卒、(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季孫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代也)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仲小)且告之故、季悼子(平子父)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自貶斥)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豎牛)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位次)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

則嘗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刪自家之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爲怨府、昭公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詳晉傳

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一臣不妨事二主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

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叔魚）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季平子祖父）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昭公十五年）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愼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止也)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陰氣)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春分)而未至(夏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

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燕以春分來秋分去司分者也。伯趙氏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司至者也。青鳥氏立春鳴立夏止司啟者也。丹鳥氏立秋來立冬去司閉者也。祝鳩氏孝鳥故主教民司徒也。鴡鳩氏摯而有別故出法制司馬也。鳲鳩氏平均主水土司空也。爽鳩氏鷙鳥主盜賊司寇也。鶻鳩氏春來冬去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扈凡九種爲九農正。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愼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日月等故同道至相過也。長短極故相過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昭公二十五年有鸛鴿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鴿之。公出辱之。鸛鴿之辱。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鴿跦跦、公

在乾侯。徵褰袴也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昭公喪勞。宋父定公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初季公鳥平子庶叔父季公亥之兄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公鳥妻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朴也已、以示秦遄之妻遄魯大夫妻公鳥妹曰、公若即公之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遄以告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

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

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平子)郈(昭伯)之雞鬬季氏介(以芥播羽)

中其雞郈氏爲之金距(金爲之爪)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

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臧氏

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

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

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昭公子務人)且與之

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皆公爲弟)公果公

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

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責又使僚柤如前言之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僚柤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薀。薀畜。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公若等）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平子名）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

若昨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
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
盟臧書曰僇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
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
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公羊子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

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使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

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
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
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
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
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
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
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
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
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匹縛一如瑱、卷之如充耳適齊師、謂子猶梁丘據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八千斛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

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卜魯之可勝與否所以試齊侯心也寫二國交兵極形其無意于戰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從魯公伐魯圍成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

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逐也）洩聲子、射之、中楯、
瓦、繇朐、（車轅）汰輈、匕（矢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
駕、人以為鬷戾也、（叔孫氏）而助之、子車（淵捷）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
可怒也、子囊帶（齊大夫）從野洩（聲子）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
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季氏臣）射陳武子、
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子彊）
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

林雍羞爲顏鳴右、皆齊人下、苑何忌齊大夫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蹩一足行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呼雍共載

昭公二十七年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宋樂祁與北宮貞子衞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于季氏、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

昭公二十八年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昭公三十一年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

若召季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

季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指季孫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攝行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鄆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

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襄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防來奔公在乾侯邾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以濫來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公羊子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

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于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于其側而食之。有

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

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于是推而通之也

昭公三十二年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桓公之季子）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魯（立僖公）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公子遂殺惡及視立宣公）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宣成襄昭）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愼器（車服）與名（爵號）不可以假人

左氏條貫卷三

男官賀校字